

对方达不到你的期望时

我们对别人发火,究其缘由,不过是期待能在他身上得到某种回应。不然的话,何必那样去做呢?

孩子成绩不理想,父母会对孩子发火。而父母给的零花钱少或参加不了运动会,孩子一样会不高兴。手下职员业绩平平,就对手下发怒。认真工作却没有得到认可,手下职员一样会恼火。朋友没有按时赴约我们会生气,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期待他会守约。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也就不会愤怒了。

回过头来想想,对方发火其实是现实与他的期待有差距。到底在期待什么,很难说清楚,不过不满意却是不争的事实。对我们而言,解开人际关系枷锁的,难道不就是那把确认期待内容的钥匙吗?对别人亦是如此。

其实,判断一个人精神是否处于健康状态,最好的标准就是看他对他人的期待。不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如果期待别人能做什么,会将力所能及的事情给别人,进而把自己该做的事也推掉。最终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别人或者环境,放弃了享受生活的权利,其实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

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了无痕迹。不过在这短暂的岁月里,与其去期待别人,不如期待着自己能被别人所期待。

受到领导的压力时

“公司里许多领导都名不副实,毫无工作能力可言,就会在人事考核的当口围着‘钦差大臣’们的屁股转,为保住他头上那顶乌纱帽而逢迎谄媚。”

作为上班族,都会有一两次像上面那样吐露心声的经历。自己不动手而利用职位指使和压制手下,没有能力却总想依靠溜须拍马而得以晋升,这样的领导没有谁会喜欢。

我们一直期待能有受人爱戴的领导,希望出现集个人魅力、管理艺术、仁人之心于一身的优秀领导,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碰到的上司都是那种让我们恨不得马上交出辞职信甩手走人的家伙。看着因与组长不和而转投其他组的人层出不穷,不禁感慨:“什么时候才能遇到梦寐以求的好领导啊!”

“人民会选择适合自己的领导者。”丘吉尔这样说道。

最终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我们与给我们压力的人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正因为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才会感觉到领导的存在。那么埋怨领导的原因其实就出在我们身上——没有选好领导。没有选出合适的领导,所以才会受到压力。倘若在说领导没能力之前提高自身能力,就不会对此斤斤计较了。

长时间研究领导能力和追随者能力的凯利(Kelly)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团队的成功,领导者的贡献只有10%~20%,其他80%~90%由追随者能力决定。”

他的观点很明确——追随者的作用很重要。可我们总是放弃我们的角色,而试图把责任推到领导身上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

秦末,刘邦项羽相争。刘邦比起项羽几乎没什么优势。相比力拔山河的项羽,刘邦既没有武勇,又缺乏

为人处世的人生参考

主张,对平天下的哲学又知之甚少。但他也有出众的地方,就是知人善任和体恤臣下。比起事事都凭一己之力的项羽,刘邦更懂得用人之道。

深知刘邦能力并助他完成统一大业的智囊就是张良。没有他,大汉就不会一统天下,而天下也将尽入项羽之手。正是有张良的心思缜密,尽心辅佐,甚至不惜逆言相谏,防患于未然,才使刘邦终成大业。

如今,随着现代社会发展,个人能力的影响不断扩大,追随者的作用只会越来越重要。我们的观念也要随之改变。与其坐等出众的领导横空出世,不如成为优秀的搭档,对领导的构想推三阻四,或是自以为比他们年长、阅历丰富而不把他们的决定当回事,其实都是在展示自己的狭隘与肤浅。

“明明被带到了河边,口渴的人却用一种老掉牙的固执拒绝喝水,仅仅是因为有人命令他们。这就是我们的毛病。”比尔·考斯比的这句话可以留给那些抱怨没有好领导的人好好思考一番。

对领导说三道四前,先从自己的能力下手,这才是从领导带来的压力中解脱的正确方法。

讨厌别人时

就算一个人独处,有充分自由的时间,也不会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去读书、写作或是搞一些创作活动。这些事反而在拥挤的地铁或喧闹的公共汽车里更容易进行,也更容易迸出好的灵感。同样,比起关上房门一个人埋头工作或者学习,创意和灵感更容易在有捣乱的家伙在场的情况下迸发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安静和寂寞反而会妨碍我们集中精力。

灵感在周围环境纷繁杂乱的时候有易被激发的特性。所以我经常在公共汽车或地铁上写作。在星巴克也常会看到拿着笔记本或者手提电脑写东西的人。人们常常对他们在咖啡厅工作感到不解。答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越乱越容易集中精力。他们不是来这买咖啡,而是来买能够创作的气氛。

为人处世与创意灵感没什么区别。碰到和自己对着干,看不顺眼的家伙,就会常常想,要是他们从周围消失就天下太平了,可结果往往出人意料。如果

没有他们的话,也许,你只不过是那个慵懒而普通的上班族。正因为和他们有矛盾,关系紧张,给你带来了压力,你才总是想做做得更好,总是试图把他们的不满当做发现自身缺点的途径和挖掘自身潜力的工具,并为此不断努力。现在如果他们消失了,给你的刺激要素也就随着消失,失去那些的你就越来越容易迟钝和麻木。

但说不定明天他们又会出现呢?于是这样的努力与懈怠交替,就成为生活,成为了一个人成长的足迹。

米哈里·奇克森特米海伊教授在《快乐,从心开始》里这样说道:

“我们要选择:是被迫去做还是以快乐的心情做。这两种行动都始于义务,但后者会得到更积极的生活体验。为打扫卫生这样谁都不喜欢的事也定个最快和最有效率完成的目标,那会比想象容易得多。定一个目标,工作的痛苦会大大减少。”

不要讨厌折磨自己的东西,相反要当做快乐的磨砺去接受,会更快地成长和发展。

摘自《书摘》

留些好的给别人

最近听友人许君说起,有一位前辈,在回忆往事的文章里,提到小时候有一次去买橘子,出门前,母亲教他如何挑选好的橘子,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母亲最后说的一句话:“要留些好的给别人,不要把好的全挑光了。”那位前辈感叹地说,他母亲虽然不识字,但这句话,便够他受用一辈子。

这句话,也使我怅惘了很久,使我想起童年的一些往事。我的母亲仿佛也说过类似的话。她常教我谦让,要为别人着想。譬如说,搭公共汽车要让位给老弱妇孺,走路要让别人先过,吃东西不能尽挑自己喜欢吃的,“要留些好的给别人”……那时候年纪小,觉得妈妈所教的,都是天经地义,自然信守不渝,也不曾怀疑。例如在车上遇见老弱妇孺,一定让位,虽然自己年纪小。记忆里,那时候同学的母亲,大都好像是如此教导子女的。犹记小学时,一个调皮捣蛋的同学,被老师责骂了,跑回家去,反而被他父母揍了一顿,再领着他回学校向老师赔罪。记得他母亲当时还羞愧地站在一旁,陪着他掉眼泪

呢!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中国台湾南部乡下,我的中小生活,是这样过的。

可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我到台北读大学以后,这种风气就渐渐变了。开始听说,有父母告诉孩子说,你们老师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讲错了。因为为人父母的,很多人学历比老师高,自己认为学识比老师强得多。

也开始听说,有父母因为孩子在学校里被老师责骂,就到学校向老师兴师问罪。更听说有人这样告诉子女,不必让位给谁,别人一张票,你也是一张票,为什么要让?诸如此类的事情听多了,感觉逐渐麻木了,觉得社会风气逐渐在变,却没有注意到,在不知不觉间,竟然自己也跟着变了。很多人觉得不能老是让自己吃亏,于是开始争位子,争权利,争享受,有福先享,有事先推。用买橘子作比喻,大家都抢着要好的,而且抢着把好的挑光,凭什么叫留下好的给别人享受?真的,风气变了,很多人一方面感叹人心不

古,一方面却自己在推动这种风气。上世纪70年代以后,我在中国台湾、香港等地教书、访问,私下也常常听到有人在感叹:人心不古,一代不如一代。然而,据我的观察,事实上也大致如此:父母师长教给儿女子弟的,已经不是谦让,而是争取;已经不是为人着想,而是为自己争取机会。就这方面来说,各地方都是难兄难弟。原来世界早已到了大同的境地了。

这几年在香港教书,对此现象,前后感受又有不同。以前大家搭车购物,当然不会让位,但一切依序排队,没有话说;现在则同样不让位,却渐渐有“临时插花”的现象。最令人担心的是:这个社会本来很有秩序,一切讲求按部就班,就像买橘子,虽然很多人所受的教育是:只要你按规定排在前面,你就有权利挑好的,而且把好的挑光,但现在则渐渐有点转变的迹象了。为了争取挑拣的机会,似乎有点儿争先恐后的浮动。

以前不识字的母亲,懂得教孩子去买橘子的时候,不要把好的挑光,总要留些好的给别人,现在为人父母师长的,不但识字,而且都很会说道理,但不知道为什么吝啬于讲这样的一句话。

摘自《沈阳晚报》

因为你的父亲在家等你

他冲伙伴耸耸肩,然后,把视线投向路边,张望着。

正在这时,他发现,在路的一端,有一个小亮点。在夜幕中闪着微弱的光,向他这里慢慢移动。

他走上前去,说:“哥们儿,借个火!”

那个人停下来,把手中燃着的烟递给他。他接过来,把自己的烟盒掏出来,一共凑了六元钱。他们跑到路边的售货亭,视线在各种牌子的香烟中一一掠过,最后选了“阿诗玛”,正好六元钱。

他们拿了香烟,跑到路边拐角处。他把烟盒撕开,给两位伙伴每人一支,自己也拿了一支,叼到嘴上,这才发现,刚才忘了买火。

他冲伙伴耸耸肩,然后,把视线投向路边,张望着。

正在这时,他发现,在路的一端,有一个小亮点。在夜幕中闪着微弱的光,向他这里慢慢移动。

他走上前去,说:“哥们儿,借个火!”

那个人停下来,把手中燃着的烟递给他。他接过来,把自己的烟盒掏出来,一共凑了六元钱。他们跑到路边的售货亭,视线在各种牌子的香烟中一一掠过,最后选了“阿诗玛”,正好六元钱。

他们拿了香烟,跑到路边拐角处。他把烟盒撕开,给两位伙伴每人一支,自己也拿了一支,叼到嘴上,这才发现,刚才忘了买火。

烟,就回家去吧!”

他说不出话来。

旁边的好友有些不解地问:“为什么?”

“因为,”那个人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的父亲在家等你!”说完,转身走了。

那个人的背影已经消失在夜色中,他还直愣愣地站在那里。两位伙伴用手碰了一下他的胳膊,问:“你怎么了?”

他转过身来,看了看两位同伴,把手中的烟扔到地上,用脚狠狠地踩灭。

“把烟捻灭,回家去!”他语气十分坚决。

两位伙伴看看他,又看看手中冒着缕缕香气的烟,不约而同地问:“为什么?”

“因为我的父亲在家等我。”

“你怎么知道?”

他看着两位伙伴,低下头来,声音有些哽咽:“刚才那个借火给我们的人,就是我的父亲!”

摘自《特区教育》

非常男女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郑大芝 电话 67655582 E-mail: zzwzbwh1616@sina.com

错把暧昧当深情

一年前,在良木缘咖啡馆里,他第一次请我喝咖啡,然后告诉我他要走了,就是说我要失去他了。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关口告诉我,实在是怕我失控。事实上,我没有任何失控的表现,我整个是麻木的。

两天后,我回到了我们租住的小屋,已经是人去屋空,我突然就泪流满面,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哗啦啦地碎掉了。

那是一个春天,我曾以为自己永远都离不开我生活的这个城市,但是从我接到他要订婚的消息后,就马上告诉自己,我要去上海,要到他身边。

爸妈他们伤透了心,一向乖巧的女儿,竟自作主张辞掉了工作,去投奔一个远在1400公里以外、即将结婚的男人。

他的未婚妻是他的高中同学,年少时就暗恋上了高大俊朗的他。在他的订婚礼上,他们亲吻的那一刻,我在饭店外的草坪边泣不成声。

在他的好友宁的帮助下,我在这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定居下来。

一个深夜,他避开他的未婚妻打来电话,语气里透着怜惜和关爱:“你好吗?生活有什么问题吗?”熟悉的声音如同天籁,把我的泪腺生出来。这个电话让我心中无比温暖,看来我终究有一天会把他等回来的。

一下班,我决不做任何停留,而是急忙赶回家去,也许他的电话在等着我呢。而他也总不让我失望,他的电话几乎是每天都打来,语气甚至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温柔。这让我有无限遐想:因为我们曾经那么炽热地相爱过。

我就在这种温暖和期待中慢慢地过着,冬天来了,他打电话说:“天冷了,记得加衣服。”他的语气依旧低沉深情,好像我一回头就能看见他。我终于控制不住说:“你能来看看我吗?我感冒了,有点发烧。”

铁匠快四十岁了,好不容易成了亲。

新婚这天,朋友们来向他道喜。这些朋友都是和他一条老街上摆摊的手艺人,大家都早已结婚成家了,最年长的已经儿孙绕膝,是他们中最后一个成亲的。

吃完喜酒,大家照例闹洞房。都是朋友,也不为难他,每人送他一句良言。

鞋匠最先发言。鞋匠问他,脚上的鞋合脚吗?他的新鞋是鞋匠送他的礼物,今天刚上脚。鞋匠一问,他才恍然,难怪一天脚趾都不舒服,原来是被新鞋夹的啊。

鞋匠说,新鞋和脚都有一个磨合过程,穿几天,脚就会适应了。所有的鞋子,都要用楦子定型,楦子是固定的有型的,而每个人的脚却大小胖瘦不同,因此,不同的脚一定会有不同的感觉。鞋子只能靠自己的脚,去慢慢磨合慢慢适应,婚姻也是这个道理啊。

箍桶匠接过话题。做我们这行的,就讲究一个团结:不管什么东西,

箍起来,才有力量,才有用。家就是箍住桶的那根铁丝,有了它,几片散木板,才能围成一只水桶,才能挑回甘冽的泉水。木板和木板之间,只有互相紧紧地咬着,密而无缝,亲密无间,才不会漏水,才能装更多的水啊。

老木匠说,对,人就是一根木头,一根有感情的木头。木头要盖成房

婚姻是门手艺活

子,打成家具,就一定要联合起来。可是,怎么联合呢?现在的年轻木匠,将两根木料随便往一起一搭,就兵兵用铁钉子钉在一起,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用钉子钉,快,但肯定不牢固,一个真正的木匠,是要靠榫,将木板和木板、木头和木头,紧紧地连在一起,相互勾连,相互牵制,相互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结成一体,才会牢固。现在有的年轻人,速配速结,草率成婚,缺少责任,不会谦让,那就是用钉子钉的婚姻啊。

他来了,还带了好多礼物,一切仿佛都是从前。他接过我,像安抚小女孩那样轻轻拍着我的头……

直到有一天,我陪着公司的一位怀孕的女同事到医院检查身体,走在长长的走廊上,我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扶着一个大腹便便的少妇,脸上洋溢着幸福满足的笑容,我看清了那是他和他的未婚妻。

我远远地停下脚步,身体一点点地僵硬,我又一次听到心在破碎的声音。回家的路上,我终于想明白了,那些深夜里打来的电话,不过是他幸福之余偶尔产生一点愧疚,不过更恶劣想,他就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以前是,所以他离开了我,现在也是,所以他暧昧着。

而我,居然把他的暧昧当成了深情!

我大病了一场。深夜,我的手机铃声响起来了,仍然是他的电话,他在那头有些气急败坏,责问家里的电话为什么一直打不通。我淡淡地笑着:“我家电话换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打来,如果你真的心存愧疚,那就为我祝福吧。”我放下电话,突然变得异常轻松。

我是该有我自己的生活了。

摘自《分忧》

裁缝是个慢性子,等大家讲完了,他才慢腾腾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结了婚就有个家了,家是用来干什么的?过日子呗。我就跟你讲讲过日子的道理吧。我做了几十年的裁缝,承蒙大家的好意,都把布料交给我做衣裳。为什么?不是我的缝纫水平高,是我处处为人家着想,从不浪费人家一寸布头。裁剪必然会

产生很多的边角料,这些边角料,我都废物利用,给姑娘做个蝴蝶结,给老太太做个腰带,给孩子多做几个口袋,最碎的小布头,还拿来包几个布团。要想小日子过得好好,就要学会用好边角料,大大咧咧,从来不过好日子啊。

铁匠看看新媳妇,挠挠头皮,憨厚地笑着说,既然大家都用自己的手艺打比方,我也就给自己一个比喻吧。我就像一块捶打了几十年的铁疙瘩,今天总算讨老婆成家了。我要对老婆负责,对这个家负责,今天,就算淬火了,成形了,从此一心一意操持好这个家。

摘自《现代家庭报》

面,出不了厅堂,无法与他匹配。

婚离得很顺利。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分家产也没有过多的争执,他给多少便是多少,她只想和他再吃顿饭。

他忙,很晚才到家。她还是看着他吃,吃罢她才吃。那一瞬,他有一丝愧疚,可很快便消失了。他想,嘴里只有他先尝过,吃到自己

几年后,他终于有钱了,可她偏偏改不了以前的“顽疾”。

吃饭时,总要看着他吃,自己也要摆弄零碎,要么闲着看电视。总之,等到他吃过后,她才来吃。

最初,他是心存感激的,知道她是对自己好。可日子久了,他便习以为常。再后来,生意场上见多了娇揉欲滴的女子,酒桌上推杯换盏,逢场作戏,便越发觉她地上了台

女人的清醒

心态就会自带奴性,因而在两性关系中就不可能平等。男人从骨子里肯定瞧不起这样的女人。

有些女人读过书,有文凭,有好的职业就认为自己已经解放。女人形式上的解放只是一种皮毛的解放。女人真正的解放是与男人构成和谐的关系。无论经济上如何独立的女人,在精神上不独立也会成为男人的附属。

有个自己开公司的女人,经济效益很好,她下决心要找个好男人。不少贪财的英俊男人围在她身边,但她对这些男人都不加理睬,经常乱骂。有一次她认识了一个画家,那画家的另类思想征服了她。她在精神上与这个画家极不平等,那画家老是冒出些古灵精怪的说法。她居然很崇拜这些说法。

画家总爱贬她是文盲,而她却给画家钱花,即便这样也经常挨他的骂。

男女精神上的平等是迫使男人对女人好的关键。现在有些人总认为自己能挣钱就能得到男人的爱,这是一种误区。女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去与男人拼比具体的工作,而在于去女人可贵的素质。一个可爱的女人,无论她是否有工作,她可贵的价值都是能够量化的。

怪地说些黄段子,谈笑风生地和客户勾肩搭背,不顾他在外面找不到停车位。

他虽心有不快,但也理解,觉得女人是为了他。

难得在家吃顿饭,饭菜上来,他习惯性地朝厨房喊一句“你也一起过来吃吧”,却见女人早已坐在桌前,先吃起来了。他忽然心里不是滋味,就想起那时有一块糖,前妻也要让他吃的日子。

再后来,他和女人散了。他问女人:“吃饭时为何不等我?”女人觉得不可思议,反问他:“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先吃?”他怔。

是啊,为什么要让你先吃?多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里面包含着太多的爱与情分,他却忽略了。

摘自《时代邮刊》

男人爱女人并不是爱女人的工作,爱的是女人本身。当一个女人的可爱达到了男人倾心的标准,男人就会自动为这个女人的价值定位。男人表面上很理性而实际上却是理性的,一旦他认准的女人,他就会用相当价值的“好”去对待她。因此,聪明女人不要去痴想男人的好,你只要自己可爱,男人就一定按值来爱你。

有些浅薄男人总是模仿“好男人”的状态去诱惑女人,幼稚女人也很容易上这种“温柔”当。有个男人能熟背很多精彩电影的台词,说话的声音也模仿电影里的感觉。一个跳舞的女孩居然很崇拜他,甚至为他放弃了专业。他们相好不到一年,那男的又去对别的女人讲电影语言。

不少女人将有钱或有权的男人视为“好男人”。殊不知有些男人有多少钱和权就会有多少恶习。不少有钱或有权的男人自我感觉过分良好,走路都像开屏的孔雀。大凡屁股翘得比自己的钱和权还高的男人,情感上一定是靠不住的。女人如果爱上这类男人,只能成为被发泄性欲的工具。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定位。人们选择爱人千万不要先有标准。民间有一句说得很好:什么样的螺丝钉就配什么样的螺丝帽。深刻领会这句话,完全能让那些在情感迷宮中乱窜的人清醒。

摘自《汤涛说女人》